

我家住在三层楼上,北边厨房的窗子正对着公园的东南角,我每天早晨在厨房里忙碌,只要一抬头,公园里的风景就挡也挡不住地涌入了我的眼帘。公园里的风景当然是美的,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自不必说,单那花草树木于四时八节变换不同的色彩,就够我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了。所以谈到买房,我常得意地说,我一不小心买了个不是景观房的景观房。但我看公园里的风景,更多的时候还是聚焦在一条从我窗前穿过的小路上。这是一条环园路,每天早晨或傍晚,都有人在上面走走跑跑,锻炼身体。尤其是早晨,跑的人特别多,其中有些人,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他们,乃至于熟悉了他们的身影。我觉得他们的奔跑,才是这公园里最美的风景。

有一位王姓老者,年近八十,算起来应是我的学兄,我每天早晨都必定能看到他。他跑时不昂首,也不挺胸,但绝对是阔步,一个劲地往前奔。有一次周末,我带着上小学的孙子去跑步,在路上跟他聊起来,让我大吃一惊的是,他竟然得过胃癌,八年前做了胃切除手术。他告诉我:“我每天早晨都要到这儿来跑十圈,这腿还真的越跑越有劲了。”我说:“你要不说,看你红光满面的,谁相信你得过这个病。”他笑说:“你心里不想它,自然也就没它了;你要是老惦记着它,它当然也要紧跟你了。”听着这既简单又高深的话,我不觉对我的这位老学长充满敬意。佛学讲究“放下”,他可以说是深得其精髓啊。

还有一位李大妈,也是这公园每天早晨的必到客。她来得比较早,每天最先出现的几个跑者中就有她。她穿着一身运动服,双臂甩动,两条长腿大步流星般向前赶,脑后的马尾辫一晃一晃的,我在楼上看了,直接把她当成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可后来我跟孙子去跑步看到她,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有了沧桑,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妈。聊起来知道她姓李,上学时就喜欢跑步,拿了不少短跑长跑的金牌。她见我年龄大了,劝我一定要多跑多动,跟我谈了不少跑步的好处。她说:“跑步使人年轻不敢说,但跑步能让人浑身是劲,走路都比别人快些是真的。”可对我孙子,她说的又是另一番话:“小朋友,现在学习竞争得厉害,你没病没痛的,这样的早晨,还是在家读读语文、背背英语好。”孙子很不高兴地回击她:“你包庇爷爷,两个标准。”她呵呵一笑说:“你爷爷和你,一老一小,生活目标不同,当然要两个标准啦。”我在旁边听了,心里直乐,这位李大妈,热情直率,对人的把握,还真有自己的“标准”。

总之,每天早晨来这公园跑步的人,形形色色,异彩纷呈。有两个老头,喜欢边走边谈,声音大大的,人还没看到,说话的声音就先到了,标准的“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”。有一对夫妻,男胖女瘦,女的在前,跑得轻松,男的后,跑得沉重,我怀疑男的是被女的硬逼着来跑步减肥的。又有一老年男,精气神特好,跑着跑着,忽然高举双手,仰天长啸,“喔——”声震林木,惊得一对鸟儿扑棱棱飞向天空。也有一老年妇女,推着一辆轮椅,轮椅上坐着她的老公,行进的速度不快,有时甚至还停下来,指着路边的花或树议论什么。还有几个老年妇女,边走边聊,不快也不慢,跑了几圈,人不见了,好像是出公园北门,到对面的菜场买菜去了。当然,也有不少年轻人,他们始终是快速地奔跑,不断地越过一个比他们年龄大的人,毫无顾忌地展示着他们的青春活力……于是,公园的早晨,由于有了这些不知疲倦的跑者,显得格外生机勃勃,而我每天早晨的厨房操作,因为有他们不时地从我面前经过,也不再感到单调枯燥。久而久之,我甚至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产生了莫名的牵挂。比如我的那位学兄老王,有几天早晨没有出现,竟让我担心不已,生怕他身体出什么状况。那几天,我对来跑步的人格外关注,直到后来看到他来了健步如初,才把心放下来。在人生这条跑道上,我发现我已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了。

看到那把红雨伞,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。那天早晨,校园里有一块空地,一直荒着。校长盘算,何时在荒地上建成体育馆、运动区就好了,学生休息之余,就有了另一个美妙的去处。盘算归盘算,眼下,只能靠船上篙,就米下锅。于是,劳动实践课搬到了荒地。师生员工锄草、整地,建筑专业测量、规划,不到十天半月,在田间小路、灌溉渠的勾勒下,荒地变得不再突兀、随意,土壤也给人一种细腻柔软的感觉,仿佛在积蓄力量,静静地等待涅槃。不久,原先的荒地一片生机。春季,茄子、红苋菜、豆角等纷纷破土;夏秋季节,红的、紫的、绿的瓜果竞相挂枝;冬季,大棚里的蔬菜也在舒坦地生长。难得的是,在靠近宿舍楼的空地上,种上了成片的桂花树,几年时间,大家已称呼为“桂林”。现在,同学们常常在凉风送来的桂花飘逸的香气中入寐。

现在该收油菜籽了。遒劲的油菜株干被满满的菜籽拽着,顺着东南风吹过的方向,一

一把红雨伞

□ 吴毓生

在寂静中听到了一片喧嚣。樟树说,它绿的颜色深,深色沉稳;柳树说,它绿的颜色嫩,嫩显年轻;水杉说,它长得高,绿向了天空,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它……我正在欣赏雨中这远近高低、浓淡深浅都自成一格的绿时,那把红雨伞出现了,在万绿丛中款款而来,仪态万方,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绿都压下去了。树们不敢再低声嘀咕,我的目光也自然转移到那把红雨伞上。这是怎样的一把红雨伞,它是从戴望舒的《雨巷》中飘来的,还是从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的舞台上飘来的?

红雨伞很快飘到了我正对面的小路上,我也很快从打伞人那熟悉的跑姿中,认出了她是我妻子学校里退休的金老师,她在冒雨锻炼。金老师也七十多岁了,三年前第一次出现在这小路上时,就引起了我妻子的惊呼:“不错,是她,金老师,她也来跑了!”金老师的腿分明有点儿跛,走得很慢,但她仍然坚持一步一步向前挪。这又引来了妻子的叹息:“唉,岁月不饶人啊!金老师当年在学校里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,能歌善舞,教个数学也是年级第一,怎么也会老成这样呢?”自此以后,金老师也成了我每天关注的重点。她在小路上缓慢前行,虽然不断被人超越,但在我心中,却是这小路上最具魅力的一道风景。

红雨伞穿过我正对面的小路,又飘到公园深处去了。它还会再飘回来吗?平时金老师在这小路上都要跑五圈,今天她既然打着伞出来了,应该会坚持跑下去。果然不一会儿,金老师又从另一边跑回来了。由于有伞遮着,我看不到她的脸,只看到她一瘸一拐地走着,每一步都走得很吃力。红色的雨伞也随之上下波动,掩映在一片绿油油的树木间,像一叶红帆船飘浮在碧波上。这是一把红色的尼龙布伞,从一片绿荫中飘出来,像一团火瞬间照亮了四周,又像一丝细微弱小的音乐从寂静深处钻出来,渐渐地声音越来越近、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强,最后演变成宏大的压倒一切的主旋律。我默默地看着这红雨伞,不知为什么,突然觉得金老师年轻时跳的舞一定很美,教的学生一定很优秀,少先队员们把红领巾中戴到她的脖子上时,她也一定笑得很灿烂。平凡的世界,不平凡的人,她应该就是这样一个“不平凡的人”。即便在今天这个公园雨中的小路上,她也迸发出了她不平凡的光彩。

一圈、两圈、三圈……红雨伞一次次从我面前飘过,沉稳、坚定、执著。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:在这个万木葱茏的初夏,在这个温润寂静的

早晨,金老师一个人在这儿寂寞地走,心里又是想的什么呢?忽然,在红雨伞再一次飘来时,也同时飘来了金老师轻轻的吟唱: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我家就在那岸上住……”歌声透过密密的雨帘飘过来,一点儿也不潮湿,相反却洋溢出阳光,洋溢着欢乐。人老怎么了,我疾怎么了,金老师就是要享受生命的美好,享受这初夏早晨的宁静。可我在这歌声中,看着金老师孤独地艰难地一步一步擎伞前行,却禁不住心潮起伏,感慨万千。因为此时此刻,在这个幽静的只有一个人的公园里,我不仅看到了诗,看到了画,更看到了顽强和悲壮!

跑完第五圈,像往常一样,金老师没有再出现在我的窗前。但她那把红雨伞,在最后融进那一片湿漉漉、油亮亮的绿中时,也融入了我这个古稀老人的心里。人生暮年,有此红雨伞引领烛照,还有什么风风雨雨走不过去呢?

株挨着一株。成熟的油菜籽,满眼是黄色,远远望过去,好像黄土高原上高低纵横的沟壑,很是壮观。收割油菜籽是个技术活,要懂得看天时。雨水天气自然不行,油

菜籽不易保存,也不能在油菜籽完全成熟的时候收割,否则一碰就馊。有经验的农民往往顶着烈日,在油菜籽即将成熟的时候,提前两三天收割。他们在油菜地里铺上一块塑料皮,将收割的油菜籽放在上面晒一个大太阳,个个晒得格炸炸的,小竹棍一敲,直接破壳而出,省时省力。傍晚时分,晶莹油亮的菜籽就能装袋归仓,菜籽油的产量和品质也有保证。

今年收割油菜籽,适逢学生参加全省对口单招考试。荒地变废为宝自然也有他们的贡献,不过,归仓的油菜籽,还需要除杂、晾晒、压榨、提纯等工序,才能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料理。时下的他们,也如同油菜籽一样,需要经历对口高考、升学再深造、社会再历练等环节,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。

每年端午,我们家都是要送节的。我老婆是个喜欢热闹的人,一起玩的小姐妹多,加上我在外面的三朋四友也不少,认干亲的自然也就多了。不管是认的干儿子还是干女儿,认了干亲,到了端午,都是要送节的。

在端午节到来前十来天,老婆就开始忙起来了,打棕箬,裹粽子,上街买礼物。送端午节的礼物大致有六样,讨个吉利,六六大顺。一般是粽子24个,鸭蛋12个,小麦秆编织的小草帽一顶,白毛巾一条,百索一团(就是彩色丝线,给干儿子干女儿过端午那天扎在手腕脚腕上用的),是干女儿还送支绒做的非常漂亮艳丽的端午虎花、干儿子就送把小巧玲珑的芭蕉扇子。

我们家送端午节,老婆准备的礼物总是一模一样的,不厚此薄彼。她说干儿子也好,干女儿也好,都一样喜欢。每逢端午前几天,老婆就安排日子送节了。先拣远一点的送去,最后再送离家近的。送节那天,老婆总是要打扮一

儿时的端午节

□ 张仁敢

小时候,一进入农历四月,我们这帮小屁孩就在暗暗地掰着手指,还有多少多少天,就有粽子吃了。

每到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,我妈妈放工回来,立即把锅刷得干干净净,将前两天打回来的箬叶洗净,放入锅中煮熟,然后淘好糯米沥干,接着就十分麻利地裹起粽子来。

我妈妈可算得上裹粽子的行家里手,什么抓鸡的、小脚的、铃铛米的,她都会裹,但她不怕麻烦,总爱裹铃铛米的给我们吃,因为抓鸡的、小脚的比不上铃铛米的紧整有嚼嚙。待我十岁左右的时候,妈妈裹粽子时,不让我闲着,让我剪箬叶,或者在她打好的粽壳里装米。妈妈还教我裹粽子,我手太小,两指卡不了箬叶,自然裹的没有妈妈裹的

我小时候过端午系过“百索子”,而且要系到农历六月初六,这是父母亲要求的。俗话说:六月六,百索子撂上屋。船上没有房屋,就把百索子扔在船篷顶上。

端午当日,天刚蒙蒙亮,母亲便叫醒我们兄妹五个起来用“露水”洗脸以及擦洗膀子,说是能祛病。所谓“露水”,是前一天晚上临睡觉前,细心的母亲用吊桶盛满河水放在室外露了一宿。与此同时,父亲会把艾草和菖蒲摆放在船头、驾驶室门口和船舱门口等地方,说是能辟邪。

洗完脸,母亲便开锅拿小脚粽子和咸鸭蛋给我们吃。热气腾腾的粽子是在煤球炉上用文火煨了一夜的,有红豆馅的、蜜枣馅的、咸肉馅的,当然还有纯糯米的。我最喜欢咸肉馅的。

我们吃饱后,母亲开始派发放了熟鸭蛋或熟鹅蛋的鸭蛋络子。熟鹅蛋不多,只有一两只,是给妹妹和弟弟的,这叫“大的让着小的”。我嘴馋,鸭蛋络子是挂不到端午节晚上的,我会迫不及待地在某个角落里把络子中的鸭蛋偷吃了。懂事的妹妹却能把鸭蛋络子挂上两三天后,才舍不得地把鸭蛋或鹅蛋慢慢吃了,有时还分一点给最小的弟弟吃。端午节这天,兄妹们之间有一个好玩的游戏,叫撞蛋。我会用挂在胸前罩有络子的鸭蛋去碰撞哥哥或弟弟胸前的

三十多年前,那个大集体年代,农民每天都要按照生产队的农事安排下田干活,上哪儿去也都要与生产队、大队干部请假,少有行动自由。就连端午节的应时之举,不到农历五月初四,大姑娘、小媳妇是不可能提前歇工在家裹粽子的。到了端午前夜,所有的农事才丢下来,只服从一件事,那就是给望眼欲穿的孩子们裹粽子。

我的邻居二斤子自然也不例外。她裹的粽子无外乎是白粽子,顶多蚕豆瓣粽子,赤豆粽子是非常稀罕的。

五月初四吃晚茶时分,二斤子和生产队其他妇女一样,腰酸腿疼地从田里回家,烫棕箬、淘糯米,准备裹粽子。箬叶碧绿,糯米雪

端午送节

□ 陈治文

新,拎着摆放好礼物的竹篮子,步行着去。行在半途中,遇到熟人,人家会翻看篮子里面的节礼有些什么。看过以后总会说,嗯,不错嘛,这个干妈妈送的东西还不丑呢。到了干儿子或干女儿家,人家不管多忙,都会盛情款待的。一去先奉上一碗蛋茶,三个糖水蛋瘪子。然后就是忙中饭,杀鸡,买鱼,打肉,捧豆腐……忙上一大桌子菜,以表心意。下午回来的时候,干亲家总是要回礼的,不作兴也不会让你拎个空篮子回头的。正常回礼是干亲家只收下草帽毛巾小芭蕉扇子百索端午花等物,粽子和鸭蛋各收一半,另外再回送一袋茶叶、一瓶酒。

在农村,端午送节还有一种情况。男女双方定下婚姻后,结婚以前也是要送节的;约定俗成,只限于男方送给女方。送的节礼比较厚重,除了粽子、鸭蛋、草帽、毛巾是必备的,还要有凉鞋一双、夏令衣衫一套。鞋子和衣服的好丑,就要看男方家的经济条件了。

好,但是尝到自己裹的粽子,还真有另外一番情趣。

那时候,妈妈还会在口袋里抠出几分钱,为我买点彩线,也就是人们说的百索。端午节早上吃粽子的时候,妈妈小心翼翼地将彩线系在我的手腕和脚腕上。她还特意为我向养鸭的邻居讨要一只鸭蛋,煮熟后装在用彩线编织成的小网袋里,挂在我的胸前。我舍不得将鸭蛋吃掉,总是不停地把玩它。

端午节中午,妈妈不管农活多劳累,还要忙着为家人做上“十二红”,其实就是苋菜、韭菜之类的蔬菜而已。一家人围着桌子喝点儿雄黄酒,开开心心。

后来,我参加工作了,单位每年端午节都要发一盒粽子、一箱鸭蛋什么的,尽管粽子的档次高品种多、鸭蛋在流油,但还是感觉不出儿时端午时过节的味道。

我思念儿时的端午节,思念小时候粽子的香味,更思念为我裹粽子系彩线的妈妈。

鸭蛋或鹅蛋,如果谁的蛋壳被撞破了,谁就要把蛋先吃了。

父亲对端午的“十二红”是有讲究的,他会烹饪

出十二种美味供我们品尝。有红烧肉圆、红煮黄鱼、糖醋红萝卜、红辣椒炒黄鳝、炒红苋菜、煮盐水虾、油爆花生米,还有蛋黄红红的咸鸭蛋等。有趣的是,由于弄船跑运输,有时买不全十二道菜,就来个韭菜炒鸡蛋算九样菜。因为韭菜的“韭”谐音“九”嘛!一样算九样,再加上其它三道菜,就算凑齐“十二红”了!

快吃午饭时,父亲会准备好两只大小和款式都相同的平盘。一只盘子盛放五只纯糯米的剥去粽叶的小脚粽,另一只盘子盛放用菜刀切开的五只咸鸭蛋,接着分别在粽子和咸鸭蛋上撒点雄黄粉,然后放在太阳下暴晒,说是“晒五毒”。

端午晚上洗艾水澡是端午节的最后一个习俗。艾水是母亲把好多艾叶放在大锅里用河水烧成的。每个人洗澡的时候,舀上一瓢艾水掺进澡桶里。

时光荏苒,一眨眼四十多年过去了。父母亲早已不弄船了,上岸住商品房颐养天年。不变的是,门口放艾草和菖蒲、晒粽子晒咸蛋、中午吃“十二红”、晚上洗“艾水澡”等习俗依然在延续。

白。就在这左手指捻箬叶,右手窝抓糯米,再用棉线或稻草扎紧的手起棕落间,几个小时便过去了。待到煤油灯点亮后,半篮子粽子裹好了。

接下来就是二斤子丈夫烧柴火煮粽子的事了。土灶膛内,火焰旺旺且红,噼啪扑扑,锅里的粽子已然滋滋地飘起了箬叶与糯米特有的清香。人困马乏的二斤子一家,草草地吃了晚饭,便上床休息了,只等次日晨起,甜甜美美地蘸白糖吃粽子过端午节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,二斤子去灶上“拾”粽子。掀开锅盖,七八斤糯米裹的满满一大锅粽子却不翼而飞了,只剩半锅还弥漫着余温清香的箬叶绿汤。

粽子丢了

□ 田兆祥

白。就在这左手指捻箬叶,右手窝抓糯米,再用棉线或稻草扎紧的手起棕落间,几个小时便过去了。待到煤油灯点亮后,半篮子粽子裹好了。

接下来就是二斤子丈夫烧柴火煮粽子的事了。土灶膛内,火焰旺旺且红,噼啪扑扑,锅里的粽子已然滋滋地飘起了箬叶与糯米特有的清香。人困马乏的二斤子一家,草草地吃了晚饭,便上床休息了,只等次日晨起,甜甜美美地蘸白糖吃粽子过端午节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,二斤子去灶上“拾”粽子。掀开锅盖,七八斤糯米裹的满满一大锅粽子却不翼而飞了,只剩半锅还弥漫着余温清香的箬叶绿汤。